全唐文/卷0813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陸希聲

希聲，蘇州吳人。商州刺史鄭愚表為屬，召為右拾遺，擢景歙州刺史。昭宗時入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少師罷。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浸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複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後朝，陳伯玉始複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禦，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複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道德真經傳序

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於治，而扶衰

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複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所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為教之謂也。文之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為教之謂也。質之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眾矣。夫惟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務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搥提仁義，絕滅禮樂。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於戲！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曆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馴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刑於家國，以施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惑者尚多雲雲，豈不謂厚誣哉？

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賾，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為聖人以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跡，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戲！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跡，有無跡。故道之不行也，或危身曆聘，以天下為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跡無跡，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眾家，以道德為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詘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誠無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禦今，致治如反掌耳。自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為治少得其道，惟漢文耳。其他反傳詭說，皆不足取。吳郡陸希聲序。

北戶錄序

詩人之作，本於風俗。大抵以物類比興，達乎情性之源。自非觀化察時，周知民俗之事，博聞多見，曲盡萬物之理者，又安足以蘊爲六義之奧，流爲絃歌之美哉？由是言之，則古之學者，固不厭博。博而且信，君子難之。東牟段君公路，鄒平公之孫也。自未能把筆，愛以指畫地如文字。及六七歲受學，果能强力不罷。其學尤長仄僻，人所不能知者，薄乎羣籍之中，仡仡然有餘力。間者以事南遊五嶺間，嘗采其民風、土俗、飲食、衣製、歌謠、哀樂有異於中夏者，錄而志之。至於草木、果蔬、蟲魚、羽毛之類，有瑰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載。非徒止於所聞見而已，又能連類引證，與奇書異說相參驗，眞所謂博而且信者矣。噫！近日著小說者多矣，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委之事。不然，則滑稽詼諧以爲笑樂之資。離此二者，或强言故事，則皆詆訾前賢，使悠悠者以爲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所言，皆無有是。其著於錄者，悉可考驗。此蓋博物之一助，豈徒爲譚端已而乎？君以予往年從事嶺南，備覈其實，請予序以爲證。予嘗觀圖於書府，君狀貌一似鄒平公，而又能以文學世其家。於乎！鄒平公爲有後矣。因爲之序而不辭。

周易傳序

予乾符初任右拾遺，歲莫端居，夢在大河之陽，曠野數百裏，有三人偃臥東首，長各數十丈。有告者曰：「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出。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覈少小以來所集諸家注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為第一，下經為第二，所以列彖象之微辭，測卦爻之奧義。第三篇演文言之純粹，以顯聖人之賾。第四篇伸係辭之微意，以彰易道之神。第五篇原作易之始，述列卦之序。第六篇釋說卦之義，辨反對之相資。第七篇窮畫卦象之由，生蓍奇耦之極。第八篇明權輿律呂之末，制作禮樂之原。第九通天下之理，第十成天下之務。別撰作易圖一卷，指說一卷，釋變一卷，微旨一卷。又以易經文字古今謬誤，又撰證一卷。

君陽遁叟山居記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於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溪曰蒙溪。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vii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 v 亦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下，泉流於險而達於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溪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為頤者，勖

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以為茨籍，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劄瘥，養昆蟲使鹹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樸不為幹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蜴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群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窾爾實。」又酌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為蒙者，勖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舄鹵以嗇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川竇使龜蟹為災，決於沮洳使蛙黽得誌。維溪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溪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誌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賾。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誌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遯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溪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溪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仰山通智大師塔銘

自文宗朝，有大溈山大圓禪師居士養道，以曹溪心地，直指示學人，使入玄理。天下雲從霧集，常數千人。然承其宗旨者，三人而已。一曰仰山，二曰大安，三曰香嚴。希聲頃因從事嶺南，遇仰山大師於洪州石亭觀音院，洗心求道，言下契悟元旨。大師嚮論門人，以希聲為稱首。及大師自石亭入東平，會希聲府罷，冒暑躡屩，禮辭於岩下。違師僅三十年，師歸圓寂。今者門人光昧專自東山來，請予以文銘和尚塔。予頃在襄州，有香嚴門人請予為香嚴碑，已論三人同體異用之意。其辭曰：「仰山龍從於江西，大安雨聚於閩越，香嚴霰[B228]於南陽。」皆尋流得源，同出異名之謂也。達道者皆以為確論。按《西域秘記》，自達摩入中國，當有七葉。草除其首是也。仰山韶州人，俗姓葉氏，仰承六祖，是為七葉。然曹溪心地，撥去文字，不使染著。而大師即以曹溪元旨印於大教，莫不元符，即曹溪所雲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圓明變化，不可揆測。此所謂一體異用者。予以香嚴碑內已曾論三師之旨，故不得重言，以俟知者。今略解釋，以為塔銘。大師法名慧寂，居仰山日，法道大行，故今多以仰山為號。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四。從國師忠和尚得元機境智，以曹溪心地，用之千變萬化，欲以直截指示學人，無能及者。而學者往往失旨，揚眉動目，敲木指境，遞相效斆，近於戲笑，非師之過也。然師得曹

溪元旨，傳付學人，雖與經教符同，了然自顯一道。合離變化，所謂龍從者也。大師元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中和三年二月十三日入滅。大順二年三月十日敕號通智大師妙光之塔雲爾。乾寧二年三月一日，力病撰銘曰：

六用如如，合於太虛。四大無主，當歸享土。以家為塔，終古永樂。千載之後，靈光照灼。

紇幹濬

濬，乾符時人。

贈太尉韓允忠神道碑

天高地厚，覆載之道成。君聖臣賢，教化之功普。帝唐以文德走殊俗，以武經齊諸夏，訏謨（下闕）張之全才，兼將相之重位。藝通神化，氣肅風雷。建曠代之勳庸，為一時之標表者。則魏帥丞相韓公其為人（下闕）萬食采於韓，因以定氏。在春秋時，有韓厥事晉獻公，能全趙氏之孤，不忝上卿之位，左氏書之。在嬴秦時，有韓仰為太傅，（下闕）一朝信生頹當，封弓高侯。在東漢時，有韓棱為尚書令，清名直節，獨立不黨。在東晉時，有韓康伯，幼（闕一字）聰悟，早遇殷浩見知，長負（下闕）皇室（下闕）無人。是知源深則派長，根大則枝茂。蟬聯冠冕，世享厥位。曾王父朝，皇魏博臨清鎮都知兵馬使，（闕一字）度奇表嶷然（闕一字）殊不器之（下闕）雲（下闕）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相州諸軍事守相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御史中丞，且習鈐經，通知政術。桓石虔名能斷（闕一字）許仲（闕一字）力可（闕一字）奔。尋（闕一字）軍（下闕）相州府（下闕）以公追孝。贈工部尚（闕三字）祖妣張氏，追封清河郡太君。皇考（闕一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闕一字）州（闕一字）軍事守（闕一字）州刺（闕四字）防禦使。（下闕）質勁百煉（下闕）克肖門風。飛一箭以下城，彀虛弓而墜鳥。洞曉邊事，不後郭公。又好讀兵書，寧慚奉世，初從將幕，遂拜魚符。頒六條以（闕一字）城駕（闕一字）而（闕四字）行足以軌物。（闕一字）厲足以範人。位不（下闕）公貴累贈（下闕）部尚書，妣吳氏，追封涼國太夫人。公則貝州府君之元子也。

才惟命世，生實為時。天縱多能，人推懿範。孔子聖者，似（闕一字）能（下闕）公學窮三豕箭（下闕）以自強蓄鋒铓而不（下闕）終軍童子，便請長纓。李牧少年，樂從絕塞。始辭外傅，遽列和門。竭力奉公，所至必理。蔣琬占夢之日，已定封公。謝安未仕

之辰，終期作相。承（闕三字）邦（闕一字）之餘祉（闕一字）文明之（闕一字）代（下闕）德（下闕）壯圖（下闕）乎武幕位崇，連營任顯。入軍旅必以謀略資其長，行鄉黨必以教義諭其幼。諸葛亮有管仲之器，趙真卿多白起之風。立於尉庭，不雜流輩。（闕三字）行太尉範（闕一字）公愛公堂堂之（下闕）聞謂公曰：「（下闕）韓與何本同族氏，我欲投忘年之分，申一姓之，可乎？」公再拜牢讓，不從其意，謙之至也。（闕三字）武宗四年，潞帥死，其子稹（闕二字）一方積（闕三字）長（闕六字）天子赫（下闕）廟堂陳帷幄亟下詔書，大徵師旅，不日而戈鋋四合，浹旬而貔武爭先。歲序俄周，堡障未下，蓋以前據壺關之固，後倚太行之險。王師（下闕）士庶（闕一字）夷於鋒（下闕）防密壝鴟鳶雜金鼓之聲，雲物慘山川之色，徒拗其怒，且無所施。乃召耆將計事，皆曰眾寡不敵，利病相懸。公獨忿勇出群，請借前籌，（下闕）作虐西境（下闕）照大（闕二字）有（下闕）方地居屏捍。當閫外之寄，分天子之憂。苟或不能整一旅之師，問滔天之罪，是倒持而授柄焉，可恣其暴也，遂請楚公上表（闕一字）師躬行天伐。楚公持重（下闕）公又曰雖（下闕）眾兵家所慎，而杖順討逆，神道必從。況豸不觸邪，與羊無別。較然之理，又何疑哉？楚公雖聽機謀，尚懷猶豫。（闕二字）御史中丞李公（闕一字）乘（闕三字）銜命宣（下闕）西向（下闕）恩始議伐叛。顧謂公曰：「前日之言，若合符契，非公智識精遠，孰能懸解天意乎？」由是練日選（闕三字）出纛（下闕）公素甫廣順（下闕）陣孤虛傅宏之氣冠三軍，公孫瓚聲聞步。奮身於行伍之眾，泣誓於義勇之徒。且曰：「帝命不可稽，鄰寇不可玩。（闕三字）慮事今（下闕）戈（闕一字）山立（闕二字）雲屯（闕一字）霧忽（下闕）壘先驚，公不顧危亡，親承矢石。介胄蟣虱，手足胼胝。趙充淑名動寰區，共推烈士。張文遠身先士卒，果立殊功。（闕一字）威無（闕二字）之（闕一字）戰陳忘（闕二字）之（闕三字）朝渡一（闕二字）壘於（闕二字）夕起長風（闕一字）浪（下闕）將席（下闕）山頹。或倒戟自殘，或輿屍請命。然後化狼顧鴟張之輩，為鳳儀麟趾之祥。蕩穢滌瑕，冰消燼滅。捷書西上，褒詔東來。（下闕）公上報明主，次（下闕）旋獲（下闕）壯誌。嗚呼！楚國公用公籌略，卒建大功。天子酬勞，就加外相。御史中丞李公複因楚公之（下闕）寵光亦拜台（闕一字）惟公止換憲秩，稍遷（下闕）有（下闕）突徙薪之歎，而我無矜功利己之心。坦然胸襟，益見夷曠。公挹江海之偉量，挺倜儻之奇姿。文次騫智敵萬（闕一字）顧彥（闕一字）名齊（下闕）下（闕二字）問望藉藉，動人視聽。（下闕）廬江公紀綱失守，時今上在東宮為晉王，即宣詔遙領魏博節度使，授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闕一字）常（下闕）節度觀察留（闕三字）慰諭（下闕）道路公瞻天頓首，瀝懇堅讓。紫泥重降，莫得而辭。逾月，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闕一字）節度觀察（闕二字）等（闕五字）複拜（闕三字）內使以旋（下闕）雷動五營義武，六郡疲民，稚舞艾歌，相與賀曰：「邵父杜母，複出於今日，則人人皆得為赤子矣。」公寵踐將壇，榮分朝（

下闕）丕變教令，載新近（下闕）皇風普扇，惠澤遐敷。熙熙怡怡，不嚴而理。迨期月報政，特加尚書右仆射，餘如故。師長南宮，儀刑會府，酬庸旌德，賞典有光。（闕四字）檢校司空（下闕）諱臨軒遣使，與司空之命同賜。渥澤薦加，恩榮特異。比於群後，孰可儗倫？今上即位，敕覃恩中外（下闕）維舊土朕（闕一字）居（下闕）契君臣之分，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如故。公位尊鼎鼐，寄重方隅。周勃社稷之臣，漢朝禮厚。桓楷棟梁之（闕一字）蜀國名高。感孚人心，（闕五字）使（闕三字）鳥（闕三字）修（下闕）保其安。賦有常期，官無橫役。而又立鄉校以勸學，敦儒術而獎善。完器甲以彰有備，訓卒伍以示有嚴。解（闕一字）迎賓，分甘饗士。茂綏懷之（下闕）泰（下闕）之是非不出於（闕一字）。心之喜慍，不形於色。肅恭之貌，若待嚴師。信厚之誠，不欺暗室。矧複地隆千乘，日食萬錢，而素儉之規，無所增益。雖（下闕）常閱詩書，吉甫之不墜文武。太叔之美秀，子產之博物，石奮之謹厚，充國之雄敏，皆不學而成，得自生性。亦猶張瑟於庭，風至而韻自（下闕）納萬機（下闕）

乾符元年十一月廿二日，遘疾薨於鎮，享年六十一。傾都罷市，闔境興哀，孫文度之喪，神仙赴吊。王子敬之歿，人琴俱亡。皇帝（下闕）郎中曹鄴太子（下闕）議大夫李景莊庫部員外郎陳翰，備鼓吹，升輅車，由宣政正衙及公之靈座，冊贈司徒，謚曰（闕一字）明年以我仆射（下闕）因心之孝感應（下闕）。公前娶夫人劉氏，追封彭城郡太君。文伯之妻，君子為知禮。孟軻之母，良史述其賢。淑行無徵，華年早世。後娶夫人靳氏，封清河郡君，（闕一字）先公而歿。（下）有子（下闕）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尚書右仆射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天上麒麟，人間鸞鳳。夙（闕三字）孝（闕一字）純深（下闕）列於貳車，推誠而六郡（闕二字）修已而萬人有賴。及朝廷聞公薨謝，星使遽臨，慰於苫塊之前，勉以金革之事。遂授仆射，起複魏（闕一字）節度（闕一字）察留後檢（下闕）之權。恩洽宸襟，使來天闕。碧幢照耀，紅旆逶迤。禮莫重於奪情，榮莫大於緒嗣。仆射叩（闕三字）洫血陳乞，敢忘移孝之（下闕）仆射去經捧詔易（闕一字）從政恭臨舊地，敬奉先勳。紹遺愛於師壇，襲垂（闕一字）於揆路。禮（闕一字）可以肅物，清儉可以律人。無綺紈矜（闕一字）之心，（闕一字）鉦鼓（下闕）河永傳帶礪。次子記，前魏州都督府文學。幼子諫，親事將（闕一字）早秦義方，夙承家誨。粵以明年二月廿五日，卜兆於魏州莘縣修善鄉平原（闕）先塋之側。啟（下闕）公懿行崇勳，為世軌範。苟（闕一字）紀述，何慰孝思。遂命門吏紇幹濬刻石為碑，以示來裔。浚伏念昔者延陵季氏，仲尼署其表曰：「嗚呼有吳季子之墓」，則知碑者古史之流（下闕）銘合屬曳裾之吏。濬叨蒙原顧，獲忝初筵。胡伯始之前修，無慚許訓。郭有道之遺烈，徒感蔡邕。寧愧蕪詞，敢書貞礎。銘曰：

元聖乘運，英賢膺期。生為邦傑，出作帝師。赫赫韓子，徽猷早振。得姓於周，筮仕於晉。既開土宇，亦佩侯印。（闕一字）漢承（闕一字）淮陰封信。洪源茂緒，派遠（下闕）克紹祖宗。量寬溟漲，威定山東。爰自壯年，誓誌從戎。鈐經政術，靡有不通。淩雲直幹，襲物清風。紫髯短下，黑（闕一字）雕弓。（闕二字）挺眾，（闕四字）狸穴（下闕）若刃自戕，若火自燎。太行天井，恃險設奧。逆浪晝翻，旄頭夜耀。天子問罪，楚公奉詔。公實為副，順行天討。（下闕）群校（闕二字）齊驅，飆馳雷掃。（下闕）執銳披堅。屠城擒將，所向無全。探雛撲卵，流血成川。妖孽既平，功成凱旋。勳高名顯，時望赫然，鸞鶴鶴（闕一字）蛟龍擘（闕二字）天萬里，一日可上。齋壇使節，（下闕）位重廊廟，任尊師長。化洽令行，人歌惠養。天垂將星，公實稟之。神有兵符，公實受之。元凶巨猾，公實定之。帝（闕一字）王（闕一字）公實佐之。（闕一字）家許國，濟難匡時。（下闕）晉侯言命。兩楹夢奠，夫子殆病。皇天匪信，倚伏無定。梁壞舟藏，孰為龜鏡。史氏書歿，禮官考行。終始哀榮，（下闕）鬆楸已列，體魄宜安。西眺崇山，崇山言言。南臨大河，大河渾渾。山河永固，基業長存。

公乘億

億字壽仙，咸通末進士。

復河湟賦

（上闕）左衽之心庶無虞於魏闕，足以談元。想播洪休，使恩波之不絕，令瑞色以長浮。帳下美人，醉舞胡筵之夜。天邊戍客，行歌隴月之秋。況在秦則秦之無策，在漢則漢之莫克。恨旄頭而夜夜長懸，怨羽檄而年年不息。爰及我後，混成區域，自然與三代同風，百王作式。若臣者，則何足以論功而讚德。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

蓋聞妙諦惟元，不可以一理測。真筌至奧，不可以諸相求。隨萬物而泯色空，而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無去無來。此乃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乎？伏自教傳西域，化被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武顯施身之願。語其大也，外不見須彌之廣。言其小也，內不知芥子之微。斯乃梵璽裒然，代代相付。肇自摩訶迦葉，迄於師子尊者，統為二十三代。而後達摩多羅降於漢土，至能秀分之為七。而後苞披葉附，派別脈分。其真宗不泯不滅者，則我大覺大師固有係焉。和尚姓孔，字存獎。家本鄒魯，即闕里之

裔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隸於薊門。曆祀既深，籍同編人。和尚以無量劫中，修菩薩行。及茲降世，豈同凡倫。當衣采之妙齡，蓄披緇之大誌。未逾七歲，即悟三乘。啟白所親，懇求剃落。遂於薊三河縣盤山甘泉院依止禪大德曉方，乃親承杖履，就侍瓶盂。啟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五年，伏遇盧龍軍節度使張公奏置壇場，和尚是時戒相方具，而後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張公重起戒壇於涿郡。眾請和尚以六逾星紀，三統講筵，宣金石之微言，示玉毫之真相。三千大千之世界，靡不瞻依。十一十二之因緣，竟無凝滯。禪大德元公者，即臨濟之大師也。和尚一申禮謁，得奉指歸。傳黃蘗之真筌，授白雲之秘訣。所為醍醐味爽，乍灌頂以皆醒。薝卜花香，才經手而分馥。一旦旋辭舊剎，願曆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於攀蘿冒險，蹈石眠雲，經吳會興廢之都，盡梁武莊嚴之地，無不追窮聖跡，探討朝宗。後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啟禪扃。赴地主之邀迎，會天人之供施。麵陳奧義，眾莫能分。和尚立以剖之，如刀解物。仰山自眙擊指，稱歎再三，遽聞臨濟大師已受滿相蔣公之請。才凝省侍，飛錫而遽及中條。尋獲參隨，置杯而將渡白馬，當道先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從一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而得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是至遷化。斯蓋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情深，無乖靈堵之儀，克盡荼毗之禮雲。

乾符二年，有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秘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董廓及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信並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宏嶼等，鹹欲指陳盤嶺，祈請北歸。和尚欲徇群情，將之薊部，晨詣衙庭，啟述行邁。先時中丞韓公之叔曰讚中，遽聞告雲，撫掌大敬。乃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來之敬，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諸檀信，鳩集財貨，卜得勝概，在於南磚門外，通衢之左，成是院也，有如化成。鬆楠將杞梓俱來，文石與磁砆洊至。重廊複道，竹翠鬆青。四戶八窗，風輕月朗。和尚樂茲幽致，用化群迷。開解脫門，演無量法。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常與四眾天人，皆臻法要。六州士庶，盡結勝因。豈謂一念俱屍，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信弟子藏暉行簡，一以主喪，一以傳法。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真身，用觀法相。闔城禪律，繼踵爭來。四達簪裾，連肩悉至。於是幡花蔽日，螺唄喧天。火才發而雲自愁，薪不加而風肋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燼之中，得舍利一各餘粒。諸寺大德，各各作禮，請分供養焉。於戲！雪<疊毛>如故，其儀宛然。捧一履以徒悲，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薰風裏，附於先師之塔誌也。億到職之初，曾獲瞻禮。法主大德藏暉，不以億才業庸淺，具聞於我公，相請撰斯文。億秉筆惕然，得盡蕪鄙。銘曰：

傳如來教，厥惟大雄。百千劫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相皆空。端然不動，豈染塵蒙。矯跡三界，安心四禪。身雖是假，道本無邊。璞內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緣。越絕支遁，匡廬遠公。高情遠致，跡異心同。既離邪縛，肯處凡籠。鬆軒竹徑，空悲夜風。我性不動，我心就然。果得舍利，粒粒珠圓。幡花豔閃，螺唄交連。唱偈作禮，聲徹梵天。寶剎新建，招提舊蹤。蓮芳不見，蔥嶺誰逢。響亮朝磬，清泠夜鍾。曆千萬祀，傳我禪宗。

唐太師南陽王羅公神道碑

（上闕）公父（下闕）刺史（下闕）山（闕一字）都知兵（闕二字）兼御史大夫。烈考諱珍，魏博節度押衙親事廂虞候。公少立奇節，倜儻不群。交結時豪，輕死重義。雖雞鳴狗盜，靡間於交遊。馬圈牛醫，不忘於禮敬。自此鄉閭畏愛，遐邇來投。伏自何中令時，以公正直，致於肘腋。洎韓太尉日，以公謹願，委之心腹。雖處上不驕，臨下不暴。凡平昔交契，未嘗暫忘。有卻氏分財之仁，有汜毓字孤之義。屢移星琯，一致如斯。嗚呼！乾符三年六月十一日，遘疾薨於寬仁坊之私第，享齡六十九。遂使白日藏耀，重雲結陰。裏巷停舂，行路增歎。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遷宅兆於貴鄉縣迎濟鄉蔡林，禮也。蒙恩賜工部尚書。

齊光乂

光乂，乾符初官集賢院學士。

陳公神廟碑

在昔隋氏喪君，齊人乏主，代厄淪胥，我大將運匡救之謀，先州裏之義，存乎蔽捍，用伺昭蘇。初誌未躋，良圖奄墜。災生福始，遺恨如何。公諱果仁，字世威。誕受丕祉，其昌來裔。有媯之後，人莫與京。洪惟發靈，乃降時傑。鼎角匿犀之異，雄深魁武之姿。貫藝造奇，無所不至。立能事於艱虞之際，建殊蹤於混亂之秋。韞義生風，鼓動流俗。全吳之地，幸賴以安。招定鄰邦，輯寧徒旅。江湖向應，懷赴如歸。沈法興率眾而來，假我鼻息。初規景附，末肆傾夷。因何匪仁，暴戾斯甚。自遺覆敗，竟取淪亡。至於敘官遊曆係業，事大中型不朽，跡著無方，名與日月輪回，功隨載籍舒卷，已詳於宣法師所制寺碑。若乃生誌未盡，餘勇仍存。息氣沴於疵癘，降精靈於巫覡。物靜災異，時無夭昏。人到於今，罔不懷德。每以公之諱日，爰伸仲夏之中，展祀建齋，所在充遍，雖

掃地以祭，且貴慤誠。而廟宇未崇，寧昭節敬。邑老慶州都督府永清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國賜緋魚袋張智景與福業寺長老義先等，聚族而謀發言，同人不召而萃。邑中之眾，實慰我心。疇其經營，委以財物。始則運思，而斫之丁丁。終於用成，而新廟奕奕。座盈神氣，侍列鬼雄。威深沈以肅然，狀煜爚而疑動。有以底明祇之位，有以昭介祉之儀。及夫沐蘭湯，奠椒醑，揚枹拊鼓，緩節安歌。華彩服與瓊芳，會陳巫與楚舞。求非曲禱，祀必正辭。無紛若之言，致馨香之信。由是上感宸心，旁追祀典。降中使，被懷濡，聖澤覃溥，天光照爛。豈秦祠漢享之類，可得同乎？浹逮下之祈，演無疆之助。或飲食有訟，或契文不明。凡百無良，深衷莫辨。微見誠請，立彰其效。負者乃凶，竟貽潛慝。攘諍掩息，望境自清。比夏積愆陽，秋淫霪雨，舍我穡事，妨於農收，至於三至於四。時其賢守李公，行穆民勤恤之意，傍徨匪寧，率領官屬，長史李公昌巨司馬邱公從心晉陵縣令岑公況武進縣令何公據等，果至虔誠，景刻俱應，澤及千里，無所不周。使君涵道德之尊，豐惠和之厚。艱難之辰，晏然無事。豈不以忠信於物，而昭明於神乎？本宰何公，學以入政，優於予人。深撫育之恩，流清白之稱。鹹思善貺，冀答宏慈。神之聽之，庶同景福。今餘寇未寧，尚煩翦滅。神而助順，靈其運乎？昔者聖王之制禮，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人。則所必祀，而明德報功。大將生為司徒，足以主世地。歿為貴神，足以鎮邪惡。間閉綏祐，存亡以之。斯所以榮尊故鄉，廟食舊國。宜矣勒懿跡，篆豐碑，延光表美，寧可闕歟？光乂策名清時亞位書府，宦遊日久，遲暮言歸。竊井邑之譽，忝文章之目。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以為傳芳金石，不可妄也。郡司錄裴公導，翰林之寶，辭推典麗，請以頌記，其銘此君為之。

裴導

導，乾符初官常州司錄。

陳公神廟碑銘

烈烈司徒，為王爪士。勇冠諸軍，義先州裏。三綱砥節，百行推美。所謂伊人，南國之紀。天厭火德，運歸黃祚。肇辟乾關，未康國步。鯨鯢振海，猰窳交路。偃草江幹，惟夫子故。矛錘挺擊，萬里長城。旌旄血灑，劍鍔風生。誇者貨首，同焉盜明。雄心不竭，終古英靈。依然甲第，尚想陳跡。庭變金地，祠開瑤席。曰雨曰霽，推誠邦伯。

楊師立

師立，僖宗朝為東川節度使。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敬瑄欲以楊仁厚代，諷帝召之。師立怒，移檄言敬瑄十罪，遣兵攻綿州。帝下詔討之，戰敗，為其下鄭君雄所殺。

烽陳敬瑄十罪檄

伏聞庖丁解牛，鑒骨節於形外。伏波聚米，察山穀於目前。若匪通人，奚臻妙理。師立材非馬援，智乏庖丁。見率土之銜冤，為大朝之雪恥。今國家以黃巢肆逆，宇縣罹災，鑾輿播越而未安，宗廟淩夷而失守。凡在臣子，孰不痛傷？而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因守藩維，坐觀成敗。伏自大駕駐蹕，縱令群盜害人。不能行政理以安時，但欲示軍功而駭眾。隻要威權在已，冀令朝野歸心。惡既貫盈，人皆憤惋。聊書十罪，用去一凶。實望此時，共垂詳悉。且功高者祿重，德厚者位尊。敬瑄本自凡庸，素無智略。事因際會，位極人臣。乃至稚女孩童，皆沾寵祿。閨房皂隸，並受渥恩。使功勳者切齒而不言，勞舊者扼腕而懷恨。其罪一也。獻可替否，必在忠言。指佞觸邪，須憑直士。張侍御正朝廷綱紀，暗被誅夷。孟拾遺疏奸惡是非，遂遭陷害。或隕命於滄江之下，或亡軀於幽室之間。想其強死之孤魂，必得申冤於上帝。自此中外結憤，愚智吞聲。其罪二也。妄議公主，擅許和親。挫大國之威風，長南夷之僥幸。蓋緣陳敬瑄受賂，遂令海內興譏。其罪三也。恭顯兄弟，總非勳校。皆食厚祿，並陟崇階。蓋陳敬瑄罔顧刑章，黷亂朝憲。外姻內族，冒貴貪榮。其罪四也。全無懼謗，豈識廉隅。但興苟且之心，惟恣淫佚之行。昇徐賡為公座，因令奪安鄴之妻。致光庭登科甲，隻為聘敬瑄之女。聞之者寧無慚恥，見之者皆有歎嗟。其罪五也。鄭相公運籌於岐隴，率眾於邠涇，橫控梁洋，遂安劍蜀。敬瑄深懷嫉妒，互起讒言。其罪六也。王蘊賤隸之徒，姚坤凶狀未具，皆被殺戮，可鑒幽冤。賞罰之權，自敬瑄出。其罪七也。恣行威福，紊亂規繩。除移不自於天書，擢用隻憑於使牒。元隨諸校，偏受官榮。扈從六軍，曾無優渥。其罪八也。搜羅富戶，借彼資財。抑奪鹽商，取其金帛。三倍折納稅米，兩川綰斷度支。妄指贍軍，多將潤屋。其罪九也。東西二蜀節制，徇意誣君，雲討韓秀昇，峽路回戈，請擊高仁厚，當川歇馬。不甘下視，可驗平欺。如此用心，自為得計。其罪十也。且為臣之義，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皆具之，何以能久。師立今則感人神之怨怒，奮貔虎以平除。已點驍銳精兵及八州壇寨，共五萬人騎，舉義長驅，問罪西府。誌在扶持天子，誅來亂臣。止欲生致敬瑄，麵奏聖上，請行國典，以正朝綱。應檄諸道公侯，諸州牧伯，共期嫉惡，同為除奸。或義士忠臣，或川府交校，但能梟敬瑄首級，送師立軍前，即便卷甲弢弓，歸朝謝罪。皇天後土，實聞此言。凡在人臣，幸鑒忠懇。

蘇鶚

鶚字德祥，京兆武功人，光啟二年進士。

杜陽雜編序

子髫年好學，長而忘倦。嘗覽王嘉《拾遺記》、郭子橫《洞冥記》及諸家怪異錄，謂之虛誕。而復訪問博文強記之士或潛夫輩，頗得國朝故實，始知天地之內，無所不有。或限諸夷貊，隔於年代，洎貢藝闕下，十不中所司掄選。屢接朝事，同人語事，必三復其言，然後題於簡冊，藏諸篋笥，暇日閱所紀之事，逾數百紙，中僅繁鄙者並棄而弗錄，精實者編成上中下三卷。自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訖懿宗咸通癸巳，合一百一十載。蓋耳目相接，庶可傳焉。知我者謂稍以補東觀緹油之遺闕也。今武功縣有杜陽城杜陽水，子武功人，故以為名，覬廁於談藪之下者。時乾符三年秋八月編次焉。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